

马哈蒂尔访华,中马还是“老朋友”



有声若 震

本报记者 赵恩霆

在二次上台3个月后,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,这位93岁高龄的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,于17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。

马哈蒂尔上台以来,已叫停了3个总计220亿美元的中企投资的基建项目,包括东海岸铁路项目和两个能源管道项目。本周一,马哈蒂尔接受了美联社专访,直言争取取消其中两个项目,或者至少在任内搁置项目。

实际上,率领反对党联盟“希望联盟”竞选期间,马哈蒂尔就多次宣称一旦上台将重新审查中企投资项目。5月胜选出任总理后,他迅速兑现竞选承诺,一时间引发对中马关系走向的担忧。

但同时,马哈蒂尔又多次表示,支持并参与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7月中旬,他专门派遣马来西亚元老理事会主席达因访华,后者向李克强总理转交了马哈蒂尔的亲笔信。马哈蒂尔在信中表示,马新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保持对华友好关系,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,欢迎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,对中马关系发展前景感到乐观。

看得出来,马哈蒂尔也担心叫停中企投资大项目会给中马关系造成负面影响,因而不断释放对华关系积极信号,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,在不伤害并且继续强化中马关系的同时,优化中企等外来投资。

其实,马哈蒂尔叫停中企项目的动机很明确,一是认为项目费用过高,不利于马来西亚削减公共债务,目前马来西亚的短期及长期债务高达9000亿令吉(约合14583亿元人民币);二是认为现有大多中资项目不能带来技术转让,无法满足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求,因而他才特别强调欢迎高科技企业加大投资;三是认为一些基建项目“多余”,一些地产开发项目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实惠,反倒推高房价,增加了当地生活成本。

相应的,马哈蒂尔的目标有三:预防债务危机的发生,继续经济增长新动力、重拾民众信心。过去60年来,国民阵线一直长期执政,今年首次被反对党联盟挑落,反映出民众对国民阵线的不满积聚爆发。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联盟“希望联盟”必须做出改变来重拾民众的信心。

为此,马哈蒂尔在内政方面搭建内阁、推进反腐(主要是针对前总理纳吉布等人),争取一两年内稳定政治格局,同时在外交上进行多元化调整。已经93岁的马哈蒂尔明确

表示最多执政两年,因此,他需要短期内将自己第一次执政时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重新唤醒,而外交恰恰是内政的延伸。

中国是马哈蒂尔在东盟之外首个正式访问的国家,也是他第8次访华。但在此之前,他上台后已分别于6月和8月初两次非正式访问了日本,其中6月是赴日出席“第24届亚洲未来国际会议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马来西亚方面刻意低调处理马哈蒂尔两次访日之行,以此强化马哈蒂尔访华在马来西亚外交中的重要程度。

早在马哈蒂尔第一次执政时期,他就特别看重马来西亚向日本、韩国学习经济发展经验,同时重视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,即所谓“东方政策”。他特备崇尚亚洲价值观,反对西方国家干涉,提出致力于实现亚洲一体化的“亚洲经济论坛”,以及连接昆明至新加坡的“泛亚铁路”。

这些“老调”在马哈蒂尔二次上台后的3个月里悉数登场,显示出其欲扭转前任纳吉布过于依赖中国、与日韩经贸不瘟不火的局面,转而在不弱化中马关系的前提下,加强与日韩的经贸关系,从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,进而实现马来西亚的利益最大化。

从马哈蒂尔接受美联社专访时那句话也不难看出,他和马来西亚新政府都意识到,重申中资项目必须谨慎,不能伤及中马关系,同时通过与中方谈判磋商,尽可能降低自身损失,所以他才说“至少在任内搁置项目”。

过去9年,中国连续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。根据中方统计,2017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达960亿美元,占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18.7%,今年两国双边贸易额预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。相信马哈蒂尔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,清楚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马关系对马来西亚的重要性。

扎心了!当爹当妈“荣登”最辛苦职业榜



晓莹观世界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
做什么工作最辛苦?相信每一行的从业者都能给出他们辛苦的理由,但澳大利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,一般不被认为是一项“职业”的父母和祖父母,“荣登”最辛苦职业排行榜的第五名。

这份排行榜的完整版是这样的:最辛苦职业的“桂冠”由警察、急救人员和急救医生摘得,在这项涵盖了1000名对象的小型调查中,有93%的人认为该职业最辛苦;第二名是军人,包括士兵、防卫队等,得票率90%;第三名则是医生、护士、护工等医护人员;第四名是教师和儿童保育员;第五名就是父母和祖父母,有69%的人认为,这是一项“最辛苦的职业”。此外,进入前十名的还有矿工、建筑工人、水电工、飞行员、高级经理、政治家。

对此,有人评价称,这份



把两个儿子戏称为“工作”的布伦纳和她的丈夫。

“最辛苦职业”榜单意味着澳大利亚人对“辛苦”的定义正发生变化:过去,人们往往认为体力上的辛苦更艰辛,如今大家更重视精神上的辛苦和坚韧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当父母或祖父母,似乎是一项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很艰苦的工作。

其实,早在2014年,福布斯新闻的一篇报道就描写了最辛

苦的9个“领导角色”,“全职父母”这一领导角色一骑绝尘,力压大学校长、公司二把手、足球教练、市长、国会议员等职业高居第一。当时,美国有500万全职妈妈,全职爸爸的数量近年来也增长了三倍。在列举这一角色的利弊时,利只有两行,弊却有10行。比如,人们往往不认为在家当全职父母是一项“工作”,而

且如果你把孩子带偏了,你的下一代就会成长为未来的“精神患者”;就算你带得好,孩子总有一天要“离巢”,你就等着成为空巢老人吧。还有一条理由是:明明这份工作的价值相当于年薪10万美元,你却两手空空,只能看着你那领着薪水的配偶炫耀他/她的高薪,或者他/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。

这话真的扎心了。家里有两个男孩的博主柯尔斯顿·布伦纳说,她在没生孩子时就听说过“带孩子是最艰苦的工作”这一说法,但当时她还很自信,认为自己可以一边带娃一边“做点剪报”。事实是,当她有了第一个孩子后,根本没时间弄什么剪报,“你很快就会发现,即使是晚上,也没法离开‘工作场所’,午休时间、下午茶时间都是不存在的。每次想睡点觉时,都会突然被吵醒,睡眠不足还会让你的情绪在大喜大悲间起起落落。”她这样形容自己带娃的感受。

最终,布伦纳的丈夫承担起了养家的职业,让她更专注于家里那两个脏兮兮、流着鼻涕的“工作”——家里的那两个男孩。布伦纳说,这份“工作”在

未来多年恐怕都会让她忙得脚不沾地。

看到这里,为人父母(祖父母)者一定都感同身受。不只澳大利亚人,英国人也有同感。英国《每日快报》网站近日也刊登了一篇类似报道:一项针对1500名英国父母的调查显示,有31%的人说,在家带娃比上班累多了;一半的人承认,带孩子是件“艰苦的工作”,20%的人说带孩子“非常难”,不过也有体力和精神上都非常强大的父母——有25%的人觉得带孩子“不费吹灰之力”。

当然,当父母也不全是艰辛,这同样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。正如《每日快报》调查中所显示的,有了第一个孩子后,近一半(48%)的新手父母感觉组建家庭是一种“完美的经历”,41%的人认为孩子拉近了夫妻间的距离。组织该调查的婴儿护理专家丽贝卡·班尼特说:“成为父母是一种很棒的经历,但我们必须明白,进入人生的新篇章必然带来压力和焦虑。无论你怎么照顾孩子,你总会担心这是不是对的,会不会被别人评判。”

拉美为何国家林立?都是这俩英雄闹的



一周史记

本报记者 王昱

翻看世界地图,你会发现,拉美各国虽然语言相通(除巴西外都说西班牙语)、人种相近、文化相似,却国家林立,小国一堆一堆的。与之相比,美国、加拿大却是以统一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地图上的,同样是新大陆国家,为何差距就这样大呢?这种奇怪对比的背后,其实是一段超级大国胎死腹中的悲情史。

1850年8月17日,被誉为拉美解放者、阿根廷国父的圣马丁孤独地死在法国小城布洛涅。这位大英雄撒手人寰时的心境,颇有几分“死去元知万事

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感慨,因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统一拉美的“大哥伦比亚共和国”梦想最终没有实现,反而亲眼见证了拉美走向分裂和动荡。

所谓“大哥伦比亚共和国”,是拉美人梦想已久的一个蓝图。在独立运动前,整个拉美地区,除了巴西,几乎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,仅仅以不同的总督区作为区分,而各总督区之间经济也高度依存。这种结构导致了这些殖民地不独立则已,要独立就最好一起独立。事实上,革命者们甚至连这个新生大国的名都提前想好了,就叫“大哥伦比亚”,以纪念哥伦布对这片土地地发现。

在这一理想的感召下,独立运动的开头似乎也很顺利,美国独立运动只产生了一个“国父”华盛顿,拉美独立运动

居然一下出了俩:他们分别是在阿根廷起义的圣马丁和活跃于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。两人当中,玻利瓦尔的革命激情和运筹帷幄的战略更胜于华盛顿,而圣马丁则人品高贵,道德感召力与华盛顿类似。在两位并世之杰的彼此应和下,拉美迅速摆脱殖民统治。至1822年,大部分地区已经革命成功,于是在这一年7月,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成功会师,并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天的秘密会谈。

在这场会谈中,两人究竟说了什么后世无从知晓,但从两人之前的政治倾向看,估计谈得不甚融洽。因为圣马丁的革命主张较为温和,甚至认为拉美独立后可以依然奉西班牙国王为名义上的宗主,以便减缓内外压力。而这种主张是激进的玻利瓦尔所不能接受的,此公革命的理念

就是不要国王、不要奴隶制,砸碎西班牙人的一切旧制度。

但吵翻了其实也不要紧,前文我们说过圣马丁人品高贵,他在会谈后紧接着就做出了一件证明其人品高贵的壮举——毅然宣布下野并远走海外,终身不再回拉美,而将自己在革命军中的一切权力转交给玻利瓦尔。很显然,圣马丁虽然不认同玻利瓦尔的理念,但赞同他的理想,更钦佩他的战功,如果拉美的革命只需要一位领袖,圣马丁宁愿放弃一世功名。

然而,这位高风亮节赛过华盛顿的圣马丁,还是把人性想简单了。他的出走的确实避免了拉美革命“一山不容二虎”的尴尬,但问题是,当年跟着他“闹革命”的手下们却未必会对玻利瓦尔心悦诚服。在圣马丁出走后,阿根廷、秘鲁等他领导

的“革命区”顿时谣言四起,认为是玻利瓦尔“挤走了”他们伟大的英雄。这些地区开始不再服从大哥伦比亚政府的管制,纷纷闹起了自己的二次独立。而玻利瓦尔对这一动向的应对则是加强中央集权,此举又引发了自己势力范围内委内瑞拉等地议会的非议。最终,拉美各地纷纷宣布独立,本已初具雏形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轰然解体。

时至今日,阿根廷、秘鲁等国依然奉圣马丁为国父,而对玻利瓦尔颇有非议,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则视玻利瓦尔为英雄,对圣马丁无感。圣马丁若泉下有知,不知对此会作何感想。

这就是拉美的故事,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,原本应当在一位英雄的领导下争取独立,但上天却给了它两位,这不是幸运,而是一场悲剧。